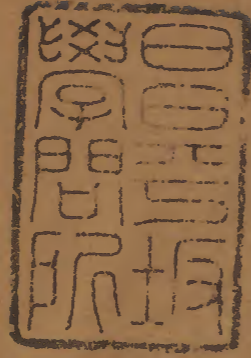


韓魏公文集

九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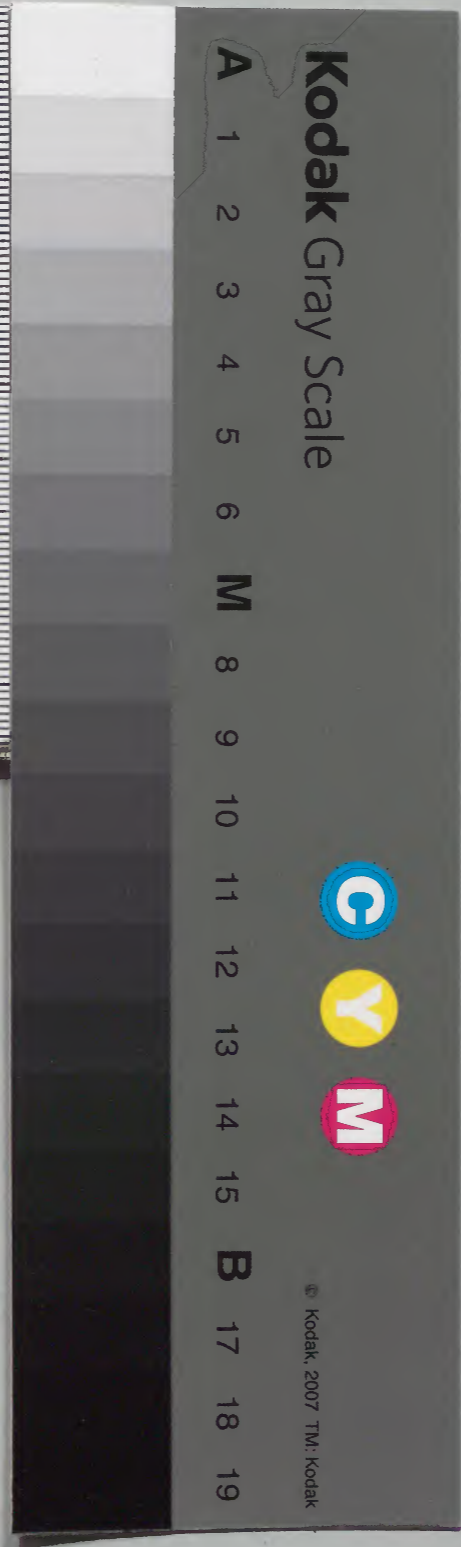


			九	漢
		一四	三九	書
		一函	號	門
一四	三架	二冊		類

內閣文庫		
九	九	漢
函	一四	書
九	二冊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 50 )	
函號	299	47

理學全



韓魏公集卷之九

淺草文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冊文

英宗皇帝尊號冊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正月一日庚戌攝太尉具官臣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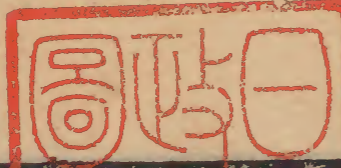
某與內外文武百僚諸軍將校蕃衛牧伯郡縣長吏藩

酋長縉黃耆艾等再拜稽首上言臣等聞天道育萬物而

不責其報然飛走之微必時而有薦者以知其本也君德

被萬寓而不有其名然臣辟之衆必崇而有號者以獻其

誠也故報雖不責薦而知其本者天必享名雖不有號而



獻其誠者君不違是以上下之情通而古今不能以易也  
恭惟皇帝陛下自然之性得堯之仁不聞而式紹文之聖  
總百行而無不備援六藝而無不達粵在京邸德克而晦  
令聞莫遏四海繫心譬夫大明將升光氣前發萬目瞻望  
不可緇戢及乎膺受聖託纂隆皇緒信默二祀動謹先法  
奉養長樂孝惟克諧內嚴宮闈而細大必修外正紀綱而  
頽墜皆舉攬威柄以歸已幹神化而獨運下暨鰥寡悉安  
其生至于昆蛟莫不被澤其九族之睦也俾先乎知道其  
百揆之叙也本精乎任人若夫延見邇臣咨訪不倦有虞  
之好問也抑損浮費用度日約大禹之克儉也緝熙光明

而德行以顯周成之保邦也綜名實而賞罰必信漢宣之  
圖治也并會衆美嗣興太平故自舟車所通日月所照皆  
奉順聲教無敢弗虔固足以恢四聖之闕休極百王之盛  
節者矣廼者肇禋吉土始見清廟祭而受福慶將逮下下  
之報上安可無述臣等所以合中外之志叩闕屢瀆請上  
丕稱以形容於萬一而陛下持易之謙執道之契德貫二  
儀而不自滿功偕八世而無所矜冲然弗居可詔不下自  
是輿情鬱悒更相責誚以謂睿聖之烈赫赫如此而不能  
發揚而增大之是不若飛走知本之著也今三朝之吉萬  
玉來會重譯有貢八音在廷臣等幸於此時冀畢前懇封

韓魏公集 卷之九 二 正言堂  
奏五上莫匪傾竭陛下猶惇諭數四不得已而俞之夫  
道濟羣生而不言所利體乾也躬享大命而若固有之膺  
歷也化成天下而輝光日新文也守在邊疆而兵革不試  
武也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也親寧而萬國以歡孝也臣等  
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體乾膺歷文武聖孝  
皇帝伏惟陛下無前之蹟本忘其名徇衆之欲勉而是承  
斯亦踵祖宗之舊而懋乎中外之情惟持其盈以守其成  
壽考萬年以安以榮臣某等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祭文

代開封知府諸廟謝雨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某神粵自涼秋以來嘉樹未洽惟宸衷之在念顧稽事  
以爲虞式是靈祠奠茲神壤奉吉蠲而致禱冀聰直以垂  
休而神上符宵旰之懷下慰編齊之望會風期於少女驅  
雲族於大山曾未崇朝遽均和澤壤父輟耕而相賀祠官  
霑服以言旋濟旱歲以作霖畢蘓民瘵兆豐年而爲瑞協  
助聖猷爰被詔於發中俾涓辰而報貺用陳馨薦祗答蕃  
釐諒精意之攸歆固嘉應之斯在尚饗

楊州祭聖母祠祈雨文

維慶曆六年歲次丙戌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

之奠昭告于聖母之靈某聞之于詩曰旱既太甚靡神不宗則知古人閔雨之際不愛牲幣凡神能福于民而爲民之所奉者皆得索而祭焉今歲夏季以來境內不雨穡人狼顧以田爲憂長民者亦嘗設壇禱龍款祠求神齋恪之誠不爲不至近方靈應有答而民望未厭是用陳茲薄薦乞靈于神神其體斯民所奉之心示神能福之之意廣敷陰施惠此一方使時澤霈然年穀大獲則民知神德不謂無靈尚饗

諸廟祭文

維慶曆六年歲次丙戌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敢致祭于某神古有八蜡之祭以祀四方若其方年不順成則蜡祭不通豈特使民謹於用財抑亦明神不苟受其報也今歲境內大旱民心顛顛有望於神而禾田卒不救守臣不敢循爲蜡之義而廢神之祀是用舉舊典申薄薦神其歆此蠲潔無使來歲復失民望而重爲媿尚饗

北嶽祈雨文

維皇祐元年歲次己丑六月壬戌朔十四日乙亥具官某謹遣屯田員外郎通判軍州事遊開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北嶽安天元聖帝惟神享有常秩視帝而祀故距河而

北凡民有水旱瘡癘之災則歸心于神謂神主于我必轉  
災而福之某幸爲州于廟祠之下每旦開口則思有以濟  
于民報于君以不媿于神雖然不敢獨私一郡而邀神之  
福竊惟國家視天下以河朔爲根本去歲雨水爲大沴民  
大半以饑死天子宵興盱食哀而恤之賴蠶事旣登麥秋  
有成捐瘠之民粗有生意而涉夏不雨旱氣日甚民心嗷  
嗷以穀爲虞天子聞之不得不重貽北顧之憂某是敢以  
北民所歸之心且道天子仁聖慈愛之德弗私所治而告  
虔于神神其振激威靈指呵雷電霑乎嘉澤潤我民疇使  
兩河間普洽西成之望則神上以寬九重之焦勞下以副

萬民之歸嚮巍巍廟食與昊天齊其稱謂宜哉尚饗

北嶽祈雨文

維皇祐二年歲次庚寅三月戊子朔五日壬辰具官某謹  
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北嶽安天元聖帝某聞天之爲道  
也惟民善惡而禍福之然推其仁於福則所任者多於禍  
則有所不忍焉神之爲靈也能謹其所以禍福而協天之  
仁者也比歲以來河朔之民罹大饑饉幸而全者無幾某  
爲治祠下行一暮矣夙夜祗慄不敢慢其政以干神禍每  
春夏之交水旱萌沴稽人駭憂必請救于神而神應之夫  
豈守臣一冥禱而能感于神哉誠蚩蚩之民無大罪惡天

與神哀其窮不忍終其禍而致然也今歲方春而羣陰用  
事靈風晝昏陽氣迫而未宣雨意兆而復收農力于田惟  
歲是虞豈天與神仁于任福而不忍禍之之意邪神其驅  
此癘妖奮示威德霈然施澤俾遂有年則民知神休孰不  
思報尚饗

北嶽祈雪文

維皇祐二年歲次庚寅十二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  
酌之奠敢昭告于北嶽安天元聖帝大河之北比歲不登  
神知之矣今又入冬以來雪不時降果數之然耶則否泰  
宜有以相返政之致邪則蚩蚩之民何罪此人之所以疑

天與神不預人事者正謂是也惟神作鎮于北助天成化  
宜發天之德示神之明早霈時澤慰民望而銷沴萌以釋  
人之所疑誠大惠也不然北道之民全其生者無幾矣天  
晝夜而不息胡爲哉神之祀孰供乎尚饗

北嶽謝雪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北嶽安天元聖帝近以冬候將終時雪不降重困之民  
比屋愁歎守臣慙政之缺察民無罪輒遣屬吏走祠下合  
衆心之所憂上訴于神神惻然憐之翌日降雪闔境之內  
無不充洽愁歎之民以抃以舞夫神之化冥冥然民固有

疑之者及其應之昭也則靡然歸之無疑矣况猶影響之速乎宜其望而祀廟而食有國尊奉與天無窮謹擇良日具牲醪以修報惟神始憐之終成之尚饗

北嶽謝雨文

維皇祐三年歲次辛卯三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北嶽安天元聖帝某覽載籍見堯湯水旱之事而說者多歸之天數以爲雩禱之禮蓋有國家者徇民志而安下情其實不可求也乃有一守令自暴一御史決獄而能上動天意應時注雨則於二者之說不能無惑焉今則判然無惑矣某自承認來定會河朔歲災比年

雨不時降爲民之守察民之窮而無所訴也則必走條屬乞靈于嶽祠之下或三日至五日神應響答甘澤大洽故北道歉殫而定獨小康神貺多矣今歲自正月至三月不雨民復震駭顧蚩蚩者無告獨神之有以訴也於是載加精禱幸紓民患旣而雲容聚散連日晝陰至七日雷電始發一雨告足則知至誠者必能感神而神必能爲民之福也又何惑焉謹擇日具牢酒以爲報惟神蔭佑終賜有年尚饗

北嶽祈雪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



北嶽安天元聖帝某聞四方之民水旱豐穰皆繫守政之善否某常信是說至定而後知不獨繫于政乃有嶽鎮之神陰主一方能驅斥災沴而降民之福某非才守定行五歲矣政之不善宜有以動天變而及斯民何乃北道比歲大災而定獨小康得非守政雖不善而神能祐民而福之乎昭昭矣今歲農疇大穰比戶嬉樂而時雪過期未有嘉應此守臣所以思政而自懼神所以愛民而施福之時也神其宣揚威靈振激和氣使盈尺之瑞早慰民望則民心歸嚮不在他祠尚饗

北嶽謝雪文

維皇祐三年歲次辛卯十二月戊寅朔二十六日癸卯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北嶽安天元聖帝近以時雪稍愆未克歲望咎政之失惟民是虞亟禱于神尚期鑒祐果蒙靈答若響應聲雖農畝尚冀霑霈而民心大已開釋謹遣大理寺丞簽署節度判官廳公事夏倚躬致菲薄以修報禮惟神念此一方素垂蔭護更施惠澤以永神休尚饗

北嶽再祈雪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北嶽安天元聖帝近以入冬以來時雪未洽累遣椽屬乞

韓魏公集 卷之九 八 正言堂  
靈于神亦既踰旬尚稽報祐豈守臣愛民之心未至而事  
神之意弗虔乎夙夜究思罔克自處今請通判軍州事閣  
某躬致前懇禱于祠下惟神察誠之懇慰民之望早垂嘉  
應以兆豐年尚饗

大原諸廟祈雨文

維皇祐五年歲次癸巳閏七月戊辰朔某日具官某謹遣  
某官以清酌之奠致禱于某神某聞天道之主于仁不則  
人何以保其生神之道亦主于仁不則人何以通其誠嗚  
呼天與神之道皆主于仁矣何一方霜旱之後既俾其田  
大茂垂及有年而反枯槁之蚤蟄之使民終日哀祈叫呼

冀一施其仁寂然莫應邪某治并始數月雖然爲政一日  
不合于民宜爲天氣之病顧民是何罪哉是用齋戒省咎  
將民意以有告于神惟神助天化育功在祀典哀民之誠  
迫切如是亟驅風雲霽然下雨掃滌厲氣銷弭虫孽則千  
里之內神一施其仁而瘁死之苗起爲豐穎咨嗟之聲轉  
爲歡謠民歸神之心如何哉尚饗

諸廟謝雨文

維皇祐五年歲次癸巳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某神近以秋稼甫成旱蝗萌孽吏民駭  
議惟神是歸守臣齋誠亟禱祠下朝奠未縮暮澍已洽靈

應之速實猶影響合境之內鼓舞歡呼知神之仁益用欽  
向謹擇良日具馨薦以修報禮惟神冥祐茲土功德至大  
亦既拯民之將殞則當俾歲之大穫守臣何答惟是忠信  
尚饗

蒙山祈雪文

維皇祐五年歲次癸巳十二月丙申朔二十一日丙辰具  
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蒙山之神某聞前代  
良守長以其部旱暵之爲沴也必求境內有聞之神祈禱  
之而與神約過期不雨則舉祠燔之雨則葺之某謂不必  
然今環晉之境數千里之廣歲將窮而未雪守臣同民之

憂遍禱羣祠逾月弗應聞蒙山晉望也古有祠俯瞰靈淵  
自唐以來崇奉祈報民實蒙福今隳圯垂盡而故址巋然  
夫祠雖不存山川之神豈嘗亡邪謹遣某官卽壞祠具肴  
酒以告夫將已意以達于神神祠之壞而必完之皆守臣  
之職也答之與否不敢慢神而廢職然神能奮起潛德亟  
需惠澤以警一方久不信之民則宜遠邇歸嚮易怠爲恭  
神之威尊與山巍嶽不然且懼祠雖完而復廢也神聽之  
乎尚饗

諸廟祈雨文

維皇祐六年歲次甲午正月丙寅朔二十七日壬辰具官

某謹遣某官以清酌庶羞之奠有禱于某神去歲歷秋冬  
逮今雨雪不時降細民駭嗟以田爲憂者實半天下天子  
惕然引咎齋戒祈禱無所不至而卒未大應今復時疫暴  
作民中其疾者十有八九雖昇分所次流災有常而天子  
慈仁愛民夙夜焦勞守土之臣皆奉命修職不敢有苛刻  
之政上病天氣天忍極肆其酷冥然而不顧哉天道高遠  
區區草芥之誠固不足以達賴吾境有靈德之神開發天  
意轉禍貽福灑甘澤以沃枯壤鼓和氣而驅癘妖使農及  
耕耘民安里閭上紓天子旰食之慮下俾守土之臣省過  
勤政自新不怠則天施未暢繁神而啟迪之宜民不怨天  
而信于神神之功茂矣尚饗

祭龍圖尹公師魯文

維慶曆七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致祭于故龍圖舍人尹君師魯之靈嗚呼師魯惟君之生  
天與英奇如鑑之明無隱不窺如材之美無用不宜仁義  
之勇過於虎羆疑昧之決審乎著龜首倡古文三代是追  
學者翕從聖道乃夷名重天下無人不知知之淡者非余  
而誰伊昔夏人擾于西垂余忝兵任君實同之周旋塞上  
余往君隨晝籌夜畫忍睡忍饑星霜矢石勞苦艱巖凡四  
五年心憊形羸退而視君志不少衰上嘉君勤進督渭師

懷敏之後破壞創夷君能盡力補綴撐持曰兵曰民以治以綏如得父母衆心熙熙保邊務實耻于妄爲不合小人乃啟禍基易慶晉潞奔命何疲輸忠抗論伺者乘危君前在渭屬防秋時以公解緡貸其偏裨俾償宿負免于典彝月取其俸送官勿虧且責効命投死無疑職此抵罪竄斥流離衆謂之冤君曰如飴自隨徙均帝方念茲奈何窮山感疾無醫君決不起指鄧而馳范公大賢來託孤遺謂無怛化言色怡怡忽整衣冠盥滌莊祗憑几而逝衆皆歎悲范公之書其說如斯嗚呼哀哉彼蒼冥冥莫可究推賢者胡惡動與屯奇不肖胡佑坐來福禱以道而屯死爲人思

以幸而福生爲人嗤在君所得何必期頤嗚呼哀哉余之與君義雖朋執情則墳篋葬不執紼奠不捧卮使我大恨痛切肝脾徒憑薄祭一寫哀辭琴不鼓矣嗚呼子期尚饗

祭文正范公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資政范公之靈嗚呼哀哉上天生公固爲吾宋以堯舜佐吾君兮旣忘身而忠國以成康期吾俗兮又竭思而仁衆升贊樞宰孰云不用殿撫藩服孰云不重何太平之策噤而不得施兮委經綸於一夢此一人所震嗟而天下之所深痛豈止乎平生之交得訃音而長慟嗚呼哀哉僕始

立朝接公尚疎道同氣合千里相符忝帥於西乃與公俱  
協心畢力誓翦兇渠義切王室情均友于雖千艱而萬險  
仗忠信而如無僕之望公公驥僕駑十駕未逮敢擬齊驅  
人胡不辨遂連公呼自顧無有媿常汗珠繫公是託終履  
夷途叛逆來附一節同趨與公並命參翊萬樞凡有大事  
爲國遠圖爭而後已歡言如初指之爲黨果如是乎道卒  
與于時戾謂公迂而僕愚相緣補外謗毀崎嶇感公之知  
謂死不渝嗚呼哀哉定之去青不遐驛置自公之東信問  
時至愛顧益深交朋莫二蠅頭細書以時爲寄珠貝累幅  
氣嚴法備自云矍鑠以將厚意謂公康寧日保純粹忽以

疾聞求醫往視瞿然遣使候公鑿寐會公得穎肩輿赴治  
尚煩公答親筆數字意公少痊粗以爲慰方具書葉詣公  
所憇得元規報云公永逝讀之駭然手足俱廢氣填滿膺  
食不知味惟公事君之大端固始終而一致有生卽有死  
今雖聖智其安避所惜者國家待賢而後又天胡不仁而  
不憇遺嗚呼哀哉公之所存履夔蹈高高文奇謀大忠偉  
節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後可師于來哲固  
有良史直書海內公說亘億萬載不可磨滅此爲天而爲  
壽今信識者之能別豈以一奠之間可盡公之德烈惟是  
冥然而思默然而悲此生未殞曾無已時公乎知乎不知

祭僕射王公伯庸文

維嘉祐元年歲次戊戌九月己巳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僕射王公之靈嗚呼僕與公交世孰爲匹在天聖中考士之實上初臨軒親按程律公當其選天下第一僕叨次公若甲之乙爲合之易公純我質愛則昆弟同則膠漆從官西東雖遠猶密及佐大計局相並隣議必聯席食常對茵出入省戶輝光摺紳公踐掖垣文追古淳夫何鄙材復序後陳更直書命參明帝緝公入禁林朝稱得人僕草公制榮無與倫夏人擾邊沮我威武僕承人乏奮命西禦久之未效命公來撫公之所臨如旱而

雨緊公之畧遂振王怒僕時帥秦公留燕語獨有二天公惠之著疆事之寧僕忝樞輔公爲大農屈事泉布進居公前愧日無措僕斥于外公方處中排攘羣讒陰存大功僕走二塞身當敵衝一紀之間莫覩音容天與其幸還趨九重付以舊物本兵之崇公弼宰政望尊德隆而不大拜反及愚庸僕實無堪懼顛瀕位圖講大寧賴公以濟其道之同言無少異白髮相親在古無二公歷二府積憂成瘁始疾之微在告而治日須公出以奉醇粹如何浹旬遽然永逝嗟乎人生有是不意嗚呼哀哉公之德業海內胥傳清芬雅範則流爲世法忠謀大節則詳於史編浩乎若江漢

之紀地燦然如日月之麗天此特叙生平之好故舉其槩  
而不言唯將哀誠一奠几筵公固知我終身愴然尚饗

祭正獻杜公文

維嘉祐二年歲次丁酉二月丁未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司徒侍中杜公之靈嗚呼自公勇退  
于今十年天下日思思公至賢故每聞公之病也衆猶已  
之病今聞公之亡也則相與駭而歎曰元老之喪天下將  
安而法焉况辱公之知世無比旃雖願百殞以贖公而莫  
得兮其哀深痛切非文字之可傳然而因奠寫誠烏可無  
說含悲失次舉公大節在祥符初文則公傑巍取甲科美

譽四徹自時爲吏天性精勤驅煩判滯明敏無倫不施鞭  
扑吏畏如神凡守郡邑政胥曰循凡主財利法皆近仁中  
司執憲紀律簪紳曰雍曰并乃國方面命公鎮臨天子安  
燕土曰公勞來尹畿甸轂下巫清樞廷是踐公旣大任爲  
國圖寧力進忠良正以彙征時羗之叛與北連衡公謀廟  
堂二垂寢兵僥倖路塞斜封不行有職頽然坐觀太平讒  
邪信信卒壞于成作相百日彼徒益獍齧公于充公道愈  
明公則告老上允其誠旋營厥居處于宋京噫公之貴不  
與衆類不買田宅不畜聲妓蔬食菜羹縕袍布被奉已惟  
約周人則義人難其常公行獨易至清之名今昔無二噫



公之退與衆復異棋博不親林泉不嗜枕籍百家沉酣六藝詩筆日新放懷怡志書法日工或草或隸優游自娛以卒吾歲嗚呼哀哉公官一品位誠不卑公壽八十年非不耆在公享之良厚何人心之甚悲蓋以公還事而來精明不衰憂國之慮過於有政稱善之勤同乎已爲向使朝廷重惜公去復公丞疑以十餘歲之康寧翼億萬世之丕基則治胡爲而不唐虞公胡爲而不臯夔噫衆願之終戾兮不繫公而繫時徒憑使人酌公一卮公乎公乎已而已而尚饗

祭狄相文

維嘉祐二年歲次丁酉四月丙午朔十六日辛酉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相狄公之靈惟靈忠孝沉厚出於天資威名方畧聳於塞外入登樞府蓋旌勲勞出殿輔藩聊遂偃息何五福所鍾而不與其壽一人所悼者未盡其才某向處邊垂公實禪佐自聞傾喪日極哀懷茲承已擇良辰權厝淨宇敢憑薄酌少致哀誠魂兮有知諒垂歆監尚饗

祭聳隅先生文

維嘉祐三年歲次戊戌十月戊戌朔十日丁未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聳隅先生黃君之靈先生以學

南齊文集 卷之九 十一  
自富以道自貴身居草萊名暴天下公卿大夫知先生之賢薦先生之晚老得一命遽然而亡嗚呼豈天之於人既使其學與道之不窮也則其身也固不可得其不窮耶不然何屯梗沮屈之如是乎某忝大任竊重祿不能極力推挽使先生之學之道少伸於時而身爲不窮反咨嗟疑天不自引咎誠罪人也今先生之子能奉遺書謹遺法介然以不墜先業爲意護喪南歸得舟東下因致薄醪一道哀媿之誠先生宜來歆是精潔尚饗

祭范寬之刑部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五月丁未朔十五日辛酉具官某

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范郎刑部之靈君之於余兄之子壻而余姪女不幸早世親知之淡義無少替垂三十年意愛交至君提國憲向領全吳察廉之失屢經赦書復久去官攻者終誣降漕得守遂觀濠魚中外交章辨君非辜牽復甚邇君胡遽歿嗚呼哀哉君始得疾殆於累月度不能起尚記疎拙請兄援毫寓書以訣惟草二名親筆余別余一閱之夙夜悲咽其間一事余竊爲疑云分毫恩未嘗及之余之知君惟道是期所謂恩者有公有私私則結好死焉莫移公敢市寵非余之爲嗚呼哀哉君之平生志氣豪邁臨終之言何近狹隘得非有激其意安在

俾余恤孤余安敢怠千里致哀惟憑薄醑英特之魂宜乎  
不昧尚饗

祭文潞公太夫人文

維嘉祐八年歲次癸卯二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遣門人  
陳諤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魯國太夫人之靈惟靈早  
殯君子克謹婦道閨內之訓莫匪忠孝有子逢辰相吾太  
君庸公盛德世無與倫勤哉奉親絜我賢相晨夕旨甘得  
謂榮養享封大國綸翟魚軒康寧壽考五福之全相君承  
顏以懼以喜請治于洛歸來鄉里慰我高堂鼓鐘笙簧大  
期之及怡然而亡琦於相君義則兄弟何以致哀是惟薄

祭尚饗

祭崔良孺殿丞文

維治平元年歲次甲辰九月癸亥朔二日甲子具官某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殿丞崔君十哥之靈惟君之稟  
天與和粹大韶之發聽者忘味大圭之全瑩爾君瑞君父  
正臣始終道義君兄節士瓌特其志君之漸摩固無不備  
惟文之高乃不中第惟才之敏見於爲吏其勢奔騰譬若  
良驥千里之遙旦暮可至奈何半塗遽爾顛躓惟余之室  
君則其弟余契之篤實均同氣君如京師必館而憩歡然  
相接唯恐分袂今夏之首君來審官待次得告再歸闕田

初聞小疾勿藥當痊遂不裁問日期駕旋使忽至止君兄  
惠賤具述君病且憂纏綿余驚呼醫俾馳詣前醫馳未達  
訃來何遄嗚呼哀哉君之德美稔于衆傳復被餘慶且熾  
而延何未強任倏茲溘然命也孰訴噫嘻蒼天嗚呼哀哉  
君姊之亡傷摧二年又感君感心如灼燃徒憑薄酌致此  
拳拳哀誠千百未能一宣君其知乎歆余意焉尚饗

祭資政吳長文文

維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十月庚子朔某日具位某謹遣人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大資政吳公侍郎之靈惟公之  
生得道之粹惟公之出爲世之瑞粵在妙齡已彰奇器大

經浚醇諸子同異下逮百家史氏所志經公一覽則能誦  
記學優而仕進道益勤遂塞詔舉大名是振仁廟知公擢  
公諫臣聳激忠義漸摩聖神致我后德大猷日新領漕東  
南使煩以試屬部一清何止經計更毀鉅藩所至稱治風  
績藹然實冠循吏西掖代言北門典制號令文章一時溫  
麗翼翼京邑則于四方帝曰疇尹惟公是當大豪兼并過  
於寇攘公暴其罪投之遠荒奸盜四走壞其橐囊高視前  
輩爲宋趙張上曰公賢贊我幾命協心憂國大本以定俄  
執親喪毀幾滅性茹蔬泣血卒羸而病服除還位亟參大  
政真儒秉鈞內外交慶任直爲輔忘身匪艱辨白君道呵

排大奸義貫白日名高太山退處于外孤風孰攀公往治  
青余趨雍部遐辱惠音道其雅素且曰吾疾庸醫所誤今  
雖調適未甚如故余病亦久勉而作書馳走一介候公起  
居回得公答慰我勤渠親翰累幅筆精有餘余喜料公其  
疹必除命世之佐百靈所扶嗚呼哀哉書來未旬余徙鄉  
郡復促召車因令入覲道聞公計心臆摧震天乎人乎杳  
默奚訊善人云亡乃邦之釁公如可贖余義當徇雖百其  
殞夫亦何吝嗚呼哀哉歷代已往如公幾人萬世在後公  
名永存孰壽孰夭此安足論惟是餘慶宜昌子孫何以致  
哀奠公一樽公來歆乎公靈者魂嗚乎哀哉尚饗

祭安退先生劉君文

維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八月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于故安退先生劉君之靈嗚呼先生剛介之  
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源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憤然不  
少屈於世兮遂樂窮處唯酣杯而放歌晚而絕穀棄置家  
事欲融怡於太和澹然如此而天猶不祐兮亦奔隨於逝  
波余方罷西帥還故鄴借號塗而亟過瞻先生之墳土未  
乾兮不能一奠於山阿徒遣使指陳薄薦以將其意也嗚  
呼先生其知余之悲乎奈何奈何尚饗

祭崔公孺比部文

維熙寧四年歲次辛亥某月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崔君比部九哥之靈余初及冠作壻君門君時妙年德性已尊不事雕琢歸乎質渾博覽經史富於藝文耻在蔭籍思同後群射策不偶遂遺世紛西竺大法南京祕源旁建莊老虛無之言沉酣貫穿洞其本根顧視軒冕淡如浮雲勉而爲吏非志所存粗以庇族仁風是敦間常詣我情均弟昆酒會歡密詩豪放棄時擿道奧開龔破昏益我多矣如猶附薰余視君爲期諸古人如何奄忽遽罹大屯善良至此天也寧論泣馳使指奠酌一樽君乎來歆惟靈者魂尚饗

祭致政學士趙君子淵文

維熙寧四年歲次辛亥八月癸丑朔某日具官某謹遣三班奉職隨行指使張世昌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致政學士趙君子淵之靈嗚呼僕與君交心照莫二論契之淡同門之壻在明道初禁林並試聯陟道山日親高誼直則同舍分則同氣譬若騏驎方駕平地欲騁千里自當齊至如何遲速半途而異君知命者未始較計嗟君之才畜不大施歷殿藩府所在循吏晚求西臺亟謝君事惟洛之都有完者第方期優游遂我高志不虞安休乃失頤衛使人遠來諭我疾勢駭而馳醫往道勤意醫纒及門而君已

逝嗚呼哀哉年踰七十壽足爲貴諸子宦達實昌而熾進揚令名退絕纖累君之始終可謂無媿而余悲者義切親懿聲顏永絕翰墨徒秘緋不親執奠不躬致臨風長號涕泗交墜惟憑一介具此薄祭冥冥有知爲我來暨尚饗

祭少師歐陽公永叔文

維熙寧五年歲次壬子某月某日具官某謹遣三班奉職隨行李珪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少師永叔之靈惟公之生粹稟元精偶聖而出逢辰以亨歷事三朝翼登太平大名旣遂大功旣成年未及老淡虞滿盈連章得謝穎第來寧神當界以福祿天宜錫之壽齡胡不憖遺遽爾摧傾

此冥理莫得致詰而天下爲之失聲嗚呼哀哉公之文章獨步當世子長退之偉瞻閎肆曠無擬倫逮公始繼自唐之衰文弱無氣降及五代愈極頽敝唯公振之坐還醇粹復古之功在時莫二公雖云亡其傳益貴譬如天衢森布列緯海內瞻仰日高而熾公之諫諍務傾大忠在慶曆初職司帝聰顏有必犯闕無不縫正路斯闢奸萌輒攻氣勁忘忤行孤少同於穆仁廟誠推至公孰好孰惡是焉則從善得盡納治隨以隆人畏清議知時不容各礪名節恬乎處躬二十年間由公變風公之功業其大可記屢殿藩垣所至懷惠嘗尹京邑沛有餘地早踐西掖晚當內制凡厥

代言典謨之懿凡厥出令風雷其勢三代炳焉公辭無媿  
樞幄猷爲台衡弼貳撫御四夸兵戈不試整齊百度官師  
咸治服勞一心定策二帝中外以安神人胥慰不校讒言  
懇求去位公之進退遠邁前賢合旣不苟高惟戒顛身雖  
公輔志則林泉七十致政乃先五年上惜其去公所益堅  
卒遂其請始終克全嗚呼哀哉余早接公道同氣類出處  
雖殊趣向何異暨忝宰司日親高誼可否明白襟懷坦易  
事貴窮理言無飾僞或不知公因罹謗忌青蠅好黠白璧  
奚累嗚呼哀哉自公還事心慕神馳徒憑翰墨莫挹姿儀  
公嘗顧我惠以新詩雖函誨答柰苦衰疲欲復爲問動已

踰時忽承訃音且駭且悲哀誠孰訴肝膽幾墮公之逝矣  
世鮮余知不如從公焉用生爲遐修薄薦奠公一卮魂兮  
有靈其來監茲尚饗



韓魏公集卷之十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家傳

公諱琦字稚圭安陽人韓氏之先出自晉卿獻子之後以國為氏子孫散居諸郡在昌黎者最為著姓公即昌黎之裔也其後徙居於深州之博野遠祖肫為沂州司戶參軍生沛為登州錄事參軍沛生全隱居於博野全生三子曰又賓曰文操曰存又賓生定辭昌辭文操生隱辭晦辭審辭存生正辭又賓仕唐僖宗為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以唐光啓二年終鎮府立義坊之

私第以龍紀元年葬博野縣蠡吾鄉之北平原子昌辭爲  
鼓城縣令以天復二年三月終於真定以天復三年七月  
葬蠡吾以晉天福二年祔夫人張氏改葬趙州贊皇縣之  
北馬村是爲高祖昌辭生一子諱瑋終廣晉府永濟縣令  
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齊國公夫人史氏追封齊國太  
夫人始葬相州安陽縣之豐安村則公曾祖也瑋生公之  
皇祖諱構仕本朝爲太子中允知康州終於治所累贈開  
府儀同三司魏國公夫人李氏深人義之女晉相崧之猶  
子追封魏國太夫人皇考諱國華諫議大夫知泉州召還  
道病卒於建陽驛國史有傳慶曆五年葬安陽縣新安村

尹洙師魯誌於墓丞相富弼爲神道碑所載事業甚詳夫  
人羅氏諫議大夫延吉之女鄴王紹威之孫追封魏國太  
夫人所生母胡氏蜀士人覺之女追封楚國太夫人公以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歲七月二日辰時生於泉州公自幼  
而孤鞠於諸兄旣長能自立有大志氣端重寡言不好嬉  
弄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  
士公以二十歲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日  
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於殿上先是赴省進士元絳  
有叔同待試於都下因疾委頓久而復蘇具言冥中嘗至  
一官府殿閣甚嚴密中有一堂榜云侍中堂俯窺堂中則

列人之姓名曰趙普曰丁謂曰馮拯曰韓琦字皆黃金外以青紗覆之此事甚播於當時然公猶未第但閉門爲學未嘗妄與人交人亦莫知公爲誰何及省榜出始見公姓名衆人驚相謂曰非元氏所夢者乎公旣亞榜首知者異之厥後卒踐此位乃推考本朝以來爲真侍中者至公始四人而已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侍秦國之官踰年秦國亡哀毀過禮服除明道元年冬遷太子中允又改太常丞直集賢院二年六月監左藏庫時高科已入文館者指曰可至貴顯公監臨物務衆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爲卑凡職事亦未嘗苟且禁中須索金帛皆內臣直批聖旨

下庫無印記可以考驗公奏曰天禧中嘗專置傳宣合同一司關防甚嚴官物非得合同憑由不可給後相習爲弊廢而不行願復如舊制以杜姦僞詔從之舊有監秤內臣一員天下綱運至必俟監秤始得受納內臣者往往數日不至寶貨皆暴露廊廡遠方衙校苦於稽留公乃奏罷去內臣災傷州郡所輸之物帛不如度者例猶追劄公請蠲之景祐元年九月徙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陳留等七縣月遣人一詣禁地巡捉飛放民頗爲擾公奏曰陛下畋遊之事廢之已久蒐獮之地共之斯衆豈容姦吏未革侵牟願申嚴禁止之三司循例下府配買馬食草六百萬公奏

韓文公集 卷之十 三 正訖堂  
諸縣蓋有災傷者豈可樂令認數爲奏得蠲減九縣二百餘萬凡刑名輕重不當疑慮未明者皆辨析條奏府事雖日紛冗省覽亦不減裂無巨細必詰正而後已時文牘得公書者郡吏必喜相謂曰過韓家關矣二年十二月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文武官在京丁憂至服闋月俸給見錢六分在外遭喪至者止得四分公謂均是服除朝見豈當有內外之別請爲一等至今以爲法三年秋以族貧求外補得知舒州將行除右司諫供職詔公與丁度胥偃高若訥同詳定阮逸胡瑗鄧保信等所造鍾律公論曰樂音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於物則噍殺暉緩

之聲隨而應之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者其旨斯在孟子之對齊宣王亦有今樂猶古樂之說言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唐太宗聽祖孝孫新樂乃謂禮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元成對以樂在人和不由音調此皆聖賢述樂之大方也臣粗考前志參驗今古二家之說差舛未安蓋逸瑗之圖方分保信之用長忝質之典據皆所無聞伏自藝祖造邦二宗接統緝禮具舉熙事咸備通用王朴之樂悉無更易以至黎庶乂安兵革銷戢天下無事垂八十載爲樂之用非不和也頃因燕肅獻規妄加磨礪適會李照赴闕謂非

克諧陛下發天縱之能留日景之聽精加練覈許之改作  
逮於成功卽薦郊廟暨逸瑗繼至盛言照樂穿鑿再令造  
律則又圍徑未合保信續上新法亦乃長廣乖古竊以祖  
宗舊樂遵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賜  
金增秩優賞其勞曾未周朞又將易制臣切計之不若窮  
作樂之源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  
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旣達其  
源又當究今日所急以佑隆業國家方夏寧一朝廷晏清  
西北二陲久弛邊備寇敵之性豈能常保弱則卑順彊則  
驕逆淪盟背約何代而無必思密備不虞未可全推大信

此陛下之與左右弼臣宵旰所慮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  
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爲長臣欲乞詔下攸司  
盡記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鍾磬權量存而未行再命天  
下有精曉音律者俾之詳正然後施用候一二年間訖無  
至者則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別詔稽古近臣取其中多  
合典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今之定奪權且停罷詔從  
之明年上將行南郊之禮公又奏曰臣先曾將歷代典志  
文字及用漢錢分寸較量得王朴舊樂於太祖朝曾令和  
峴以司天監景表尺減定與漢唐尺度差近胡瑗阮逸鄧  
保信并李照等鍾律俱不合古遂具聞奏再奉聖旨令將

漢錢分寸及景表尺別造律管參校臣與丁度等各陳述不曉音律乞再訪知樂者俾令詳定後蒙寢罷其時臣曾將景祐廣樂記看詳備見實紀李照不依古法出意制造律度之事今來南郊在近陛下躬行大禮不可以李照所造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臣竊聞和峴減定王朴舊樂鍾磬等見今並存欲乞下太常寺將來郊禮復用舊樂所貴國容咸備神聽惟和詔下兩制詳定皆以謂當如公請遂聲詔將來南郊且用和峴舊樂時災異數見朝廷但齋醮禳謝公既上疏極論爲無益繼又聞大慶殿建設道場及分遣中使詣名山福地祈禱公奏前世祈禳之法必徹

樂減膳修德理刑下詔求言側身避殿始可轉禍爲福願法而行之或宮中有宴飲之事亦望稍加節減不獨仰奉天戒實可上安聖躬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宮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未嘗臨御臣下非大慶會則不能一至於庭豈僧道凡庸之人繼日累月喧雜於上非所謂正法度而尊威神也昔唐高宗立皇太子將會命婦於宣政殿博士袁利諫曰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望請命婦會於別殿自可備極恩私帝納之卽令移於麟德殿臣亦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並於別所安置上嘉納之內侍省都知以下非時遷轉公奏曰近睦親宅告成自提舉

韓魏公集 卷之十一  
臣僚而下有詔增秩用勸勞者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張永和實總其事故有遙領團練之命逮夫同列旋以推恩當時公言共謂非當蓋以其一官之效而衆人蒙賞故也或以爲省局之內官次相妨因而敘遷未甚爲害臣是以不敢遽有論列今聞前省都知以降又復優加使額臣竊觀衆論益以懷疑誠以沮勸之方爵賞爲大若匪閱其官簿疇以年勞則必顯著功籍特申寵拜或不由是皆涉無名故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昔衛人賞於奚以邑辭請繁纓以朝而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自古慎賞如此願亟行

追寢以勸天下時中外臣僚多干求內降撓政公奏曰祖宗以來躬決萬務凡於賞罰任使必與兩地大臣於外朝公議或有內中批旨皆是出於宸衷只自莊獻明肅太后垂簾之日遂有奔競之輩貨賂公行假託皇親因緣女謁或於內中下表或只口爲奏求是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唐之斜封今之內降蠹壞綱紀爲害至深陛下聖德日新惟此久敝未除願降詔諭戒飭及出于誦者姓名付有司治之又聞文臣中近有進狀乞克三司副使及武臣內亦甚有進狀乞加遙郡或橫行使額之人緣此任使並是國家要近之職必須稽

合公議選於聖衷固非臣僚自可陳乞此後輒上章妄求  
選任者乞重置於法上皆降詔禁止仍令御史臺糾劾之  
民間復作銷金服極其盛至於臣僚戚里之家服之以入  
官掖了無避懼公請以先朝舊制禁絕之雖貴近之家犯  
者無令入內付外勘劾朝廷乃下詔申諭未幾開封府有  
犯銷金者以刑名未明申請審刑院議正徒三年公曰大  
中祥符八年勅犯銷金者斬今偶有敗獲正宜行法以警  
衆豈可剝意定刑壞先朝之法啓奢僭之漸請復用祥符  
舊勅詔御史臺刑部與審刑院大理寺詳定以聞公以災  
變屢發主於執政者非才累言於上未見納公又奏曰豈

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邪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祁胥  
偃衆以爲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  
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章已十上不報公  
乃拜疏曰臣伏聞有虞至聰也成湯至明也其命相則猶  
咨於岳選於衆不敢以獨覽自決於上必僉而舉之始正  
其位故得百工信其治而不仁者遠於朝未有衆以爲非  
才上獨爲可任付以大柄信其操執而望萬化可成而衆  
功盡美者也臣職在諫諍志無回隱自去秋迄今累上封  
奏指言陛下丞弼之任未得其人蓋以宰臣王隨登庸以  
來衆望不協差除任性褊躁傷體廟堂之上不聞長才遠



畧仰益盛化徒有延納僧道信奉巫祝之癖貽誚中外而  
自宿疾之作幾涉周星安臥私家備禮求退方天地有大  
災變陛下責躬訪道之際不思抗章引避而不朝君父扶  
疾於中書視事引擢親舊怡然自居暨物議沸騰則簡其  
拜禮勉強入見面求假告都無省愧之心固寵慢上寡識  
不恭之咎自古無有今聞所患再加不能復詣中書養疾  
陛下優遇之禮既已備矣彼人貪祿竊位之計亦已窮矣  
其次則陳堯佐男述古監左藏庫官不成資未經三司保  
奏而引界滿酌獎之條擢任三門白波發運使况程琳任  
三司使日曾定奪監左藏庫吳守則雖界滿出刺而帳歷

憑由不能依限結絕尚猶不應酬獎條勅保明之官已重

寘其罪以此較之則述古之授是爲欺罔聖明參知政事

韓億初乞男綜爲群牧判官以降成命却令男綜不以資

敘回

記邸  
濮諱

兄綱將朝廷要職從便退換如已家之物紊亂

綱紀舉朝非笑此二事陛下若今而小之因循不問彼則

曰我營私若是而上不之責矣言事者疏我之罪而上不

之聽矣則必愈任威福公然爲不善更無畏忌矣又石中

立本以藝文進居近侍兼領常局事尚不能少有建明但

滑稽談笑之譽爲人所稱處於翰墨之司固當其職若參

決大政則誠非所長伏况仍歲以來災異間作衆星流隕

輿次不順河東地震壓覆至多雖歷代所書譴告之事未有如斯之大也而又冬無積雪春首霆震寒燠之序未甚均協考天戒之自則燮理之任正當其責而在上獨使陛下引咎敷詔詢求讜言繼日臨朝孜孜政道在外則降勅天下偏責刺舉牧長之吏各修其職於政府之臣則以爲過不在已泰然自處於臯夔稷卨之右臣僚欲廣陛下之德乞頒前詔於天下而罷立其限則皆抑而不從蓋臣事專而君道弱之明應也陛下用輔臣如此不惟使四方觀望浸成弛慢之風必恐外寇聞之亦有輕視中國之意如望天責可消而福應自來則又不可得也陛下儻以爲退

免大臣其事至重非下臣所宜輕議孰若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業坐付庸臣恣其隳壞乎今下至閭里之人猶能揚言而非之投書而謗之又况陛下置臣於言責之地可知而不言哉臣是以不避斧鑕屢有論奏乞從罷黜以慰具瞻之望於已非私也於柄臣非有嫌隙也所切者以陛下有堯舜之資而爲在位壅蔽一思開發睿明以濟亨運非他意也然慮陛下以臣過有詆訐疑在離間是故久而不行伏望出臣此疏明示中書委御史臺於朝堂集百官會議正其是非如以爲臣言不謬則乞陛下公而行之若以爲輔弼等前件行事於朝政無損國體無害只是臣發

於狂妄則誅戮貶竄之罪臣無所逃矧遇陛下勤政答天  
申明賞罰之秋特望判其邪正以塞群議幸甚幸甚上乃  
罷宰臣王隨判河陽陳堯佐判鄭州叅知政事韓億本官  
歸班石中立爲資政殿學士成州防禦使揚景宗莊惠皇  
后之弟入臨皇儀殿而被酒喧諍公劾奏曰景宗起於寒  
悴本無勲績特緣戚里遂冒貴階肆情犯法所在奏論矜  
貸實多豪暴無改今於官掖之間猶無畏忌使之州郡之  
內孰過侵凌請下有司明按其罪上以太后故不欲重貶  
出爲兗州兵馬總管都官員外郎魏莊自陝西催市糴糧  
草還旣得對乃面求爲省府官公言莊人品猥下因王隨

援引得知赤縣而三司希旨舉薦俾往陝西辭之日已賜  
三品服今敢復有干瀆請劾正厥罪乃降莊通判揚州公  
以自變茶法以來歲輦京師銀絹配擾江北居民而內虛  
府庫外困商旅請選官參定酌中之法乃命公與御史中  
丞張觀侍御程戡同三司使副別議其法四年秋發解開  
封府舉人時惟禮部貢院置封彌謄錄二司開封國子監  
考試止有封彌官公請並設謄錄司以示至公從之寶元  
元年八月假太常少卿昭文館直學士克北朝正旦國信  
使以知環州高繼嵩副之公言繼嵩知環州因軍人得遺  
箭繫以匿名文字言繼嵩將叛繼嵩心不自安遂乞還朝

乃差克國信副使臣察其事之僞者有二辨其惑者有一繼嵩久在西邊頗以勇敢聞或爲西賊所惡設反間而去之不然則馭下嚴而爲戍卒巧計以中之此其僞可察二也且繼嵩背義投誠元昊忠於朝廷則當密奏其事何必以遺箭達其叛狀乎此又其惑可辨一也臣愚以謂宜急遣繼嵩還邊其元告匿名文字亦請論罪如律外以杜黠賊行間之謀內以破墮兵詭中之計次堅繼嵩用命之心使邊郡聞之孰不畏朝廷之明而厲忠義之懷乎遂詔繼嵩復還環州以闔門通事舍人王從益代之公以京城內逼郊禮數日盜賊公行輦轂之下宜有禁暴之法請南郊

前一月降勅開封府約束強盜及持杖竊盜罪至徒并折傷人以上如犯在赦後無得以赦原其竊盜贓重者亦奏聽裁從之三年五月侍御史王素言乞依賈昌朝所奏取景德至景祐年凡百用度靡有鉅細較計所入所出之數省罷不急詔公與張若谷任中師同三司詳定公謂景德以來歲月已深文案必不備具若俟齊集而議徒成淹久但考見今日實爲浮費自可裁度上聞如故將相戚里及權近之家多占六軍等耗縣官衣糧爲私家僕隸在京不啻數千人若此類何必待景祐文書較計邪詔從之又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

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內侍省御藥內院東門司同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卽許會問入內內侍省等施行公言解鹽禁權地分凡二十一處而利害不同請命近臣以新舊二法取其利最長者議爲經久之制詔翰林學士宋庠知制誥王堯臣同三司講議七月授起居舍人知諫院王沂公曾望重當時慎許可公爲司諫時沂公尚未罷相見公論事謂曰每見章疏甚好只宜如此向來高若誦輩惟擇利苟安至如希文亦多奸名於國事何

益公以是益知自信公以所存諫藁欲歛而焚之以效古人慎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爲三卷曰諫垣存藁自序於首大畧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綱紀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者必昧死論列上覽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八月以本官知制誥知審刑院賜三品服先是盜殺同黨旣已就捕例不抵死公曰此但并有其貲或欲滅其口非有自新改過之心無足矜者請更議其法乃詔盜殺其徒而不首者無得原是月以益利路大饑爲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稅賦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爲廂禁兵

一人克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劔門關民流移而欲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爲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誘納粟後糶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公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時皇子初降天下進金帛爲慶列郡聞風修貢甚急公言勞擾疲民詔悉免之益州歲織錦綺五十餘州皆染紅紫數萬緡所費甚厚而皆出於民公請權半爲額諸州設市買院收市上供物多不以直公請停止之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爲餽粥活饑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康定元年春西邊方用兵上念禁兵久戍因請遣使安撫陝

西遂命公爲陝西安撫使東上閣門使符惟忠副之上謂公曰異類猖獗官兵久不習戰而數出無功今因小警將以開後福也公勇於自效七日受命十二日上道旣至則列郡城池皆頽廢無守禦器乃期以月日責之修濬又以河北樓櫓爲法烽燧素不設但走人以候敵公悉度遠近以置之方兵興窘於財用公謂陝西產鐵甚廣請鑄錢兼用爲便延安賊雖引去尚留兵圍塞門安遠寨將吏畏避莫敢出援知延州振武軍節度使范雍已有責命除象州防禦使環慶路總管趙振爲代人情憂駭環訴於公願無替雍公奏曰雍二府舊臣實盡瘁邊事而郡人德之願留

以安衆心振羸勇使備總管可矣若以雍節制無狀勢當必易則願起越州范仲淹委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初總管劉平來援延州遇賊戰內臣黃德和率衆先遁兵陷平被執德和乃誣平降賊朝廷遂錮守妻子遣御史文彥博具獄於河中府乃命公案實仍報彥博公曰平以疲兵數千敵賊十餘萬衆晝夜力戰爲德和所累既就擒猶誓賊不已忠勇無愧於古人今以誣言所惑憫忠恤孤之典未下邊臣豈不解體乎由是始得推恩又條死事之臣皆被賻贈慶州駐泊神衛軍隨平戰沒者纔十之一二本軍都指揮使與衆皆

遁歸分屯邠寧係近上禁軍不能力戰以至陷覆主將若朝廷一切不問則無以勵衆請罷歸令樞密院處分從之詔京畿京東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公以陝西科擾頻仍民已不勝困苦請寢一路以安衆心從之先是詔陝西點募強壯命公撫諭仍促本路如詔言者又以增數爲請公奏曰轉運司及郡縣尚未點集必謹重此事慮有驚擾蓋民情謂旣爲強壯且憂刺以克軍本路近嘗添差弓手耳目皆已習熟必無疑懼請除商虢二州外各於逐縣見管鄉村三丁已下主戶內選差一名克弓手更不差強壯使減稅免役立階級分教習著爲條約甚備詔悉如所請

令既行人心帖然得數幾一十萬人邊聲甚壯將佐懦怯者悉使罷去停諸州上供不急之物數十萬時慶人陳淑度等陳邊防策既而補官東南公奏曰士忠義憤懣爲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於僻左實羈縻之何得自效非所以開示誠意來人才也詔皆徙邊任公遍歷邊塞見利害甚詳乃上疏曰臣素昧兵機不經邊任昨以寇犯延塞陝右驚騷陛下不以臣非才俾用安集臣受命引道徑趨西陲書則奔走長途夜則評遣局事凡至邊郡率須宴犒故經度廉采不能纖悉究知然前語以謂口說不如親逢耳聞不如目見今既周歷疆鄙管穴所得粗有一二思欲歸覲

之日面陳旒扆之前又慮後於事機先合敷奏臣竊以昊賊包藏逆志積有歲年朝廷待之不疑養成兇慝今甲馬雄盛金帛富饒誘納亡命之徒助成狡計與賊遷跳梁之日事勢其實百倍故敢驅脅醜類直擾延安破寨逼城號三十萬且朝廷命劉平統兵三路蓋極一時之選石元孫委任次焉已并爲之擒矣偏裨之勇驚者如郭遵萬俟政孟方張異者又爲俘馘矣藩籬熟戶李士彬采知順李思忠之族亦爲之降且擄矣戍卒陷歿者蓋不啻萬人諸路聞風惕然喪氣彼賊氣焰從而可知范雍緣此降移已有趙振爲代今延州之民兵雖益而未補於舊若范雍之策



韓琦公集 卷之十一  
慮彈壓劉平之謀勇有望裨將郭遵輩之驍悍敢鬪後來者未聞過之所存熟戶旣難以自保不無去就之意而又鄜州去延安止二小程其城周圍止二十四里跨二土山在其中正當狗道嶺賊馬來路川原坦濶作來張守誨應卒繕營甚未固備制度低小木植細弱其垂鍾板盡以人戶獨扇門爲之至今無材料修換王德基到任後再行計度人工材木萬數甚多轉運司又無可應副近知張亢交替便有物力營葺亦須冬末了畢况在城所屯兵馬不滿三千之數萬一賊計不測直攻鄜州但恐卽日備禦未能固守鄜州旣不能守則延州城寨非朝廷之有也况鄜延

一帶係吳賊納欵之時出入路道山川險易盡曾涉歷而復咫尺銀夏伊於巢穴臣竊慮出其不意再來奔突故禦捍之備宜以鄜延爲先鄜延若有重兵必無深入之犯其次則環州最逼賊境新周劉興知州慶州久闕部署高繼隆張崇俊雖有心力不經行陣未可全然倚任駐泊都監之內亦無得力之人夏竦節制涇原等路復用葛懷敏副之若取其謀智則懷敏非夏竦之比若藉其勇戰則懷敏平生未識偏伍亦與一書生無異鄜延涇原本設經畧使二員分護諸將自范雍得罪之後更不選人經畧一司已明無用是徒使夏竦懼而求免豈能成功惟秦鳳一路去

賊甚遠比之別路未足多虞同州河中府與鄜延不遙宿  
兵策應魏昭昞王克基未嘗出離京闕便使領衆禦戎昨  
來暫至延州皆已被膽加以諸路城寨軍屯勢分大抵一  
州之兵半守諸寨邊臣因舊重改不達以變謀及廢置率  
皆異同殊不知承平之時邊臣無事競務增置寨柵以邀  
賞恩止爲熟戶防家於國家實有何益至今孤囚軍旅蓄  
聚資糧犬羊衆來舉不遺寇所在將帥例復失和妬能害  
功動致矛盾東兵驕而好走內臣戰則失利此方今之大  
弊也臣深爲朝廷憂之兼逐處主兵臣僚多爲不益得兵  
馬無不恐怯朝廷又舉昔年之數止絕陳乞臣竊料劇賊

果復傾竭種落併侵一路彼衆我寡戰必敗亡所至嬰城  
避其鋒銳因而長驅關輔人戶驚逃大邑富居任其屠掠  
都輦之下豈不動搖陛下宜訪帷幄之嘉謀審攻守之良  
算早圖平殄以安生靈蓋非臣淺慮所及也臣今爲陛下  
計者莫若差銳兵三五千或於同州河中府等處分減進  
屯鄜州選才望大臣一員復本路經畧之任兼知鄜州處  
置邊事令張亢就克本路鈐轄於鄜州駐泊用朱觀知環  
州就差葛懷敏克環慶部署如朝廷必以經畧一司更不  
合置卽乞專於鄜州益兵使葛懷敏知涇州克替夏竦自  
然事體均一不撓邊臣之心早賜選差才勇帥臣克環慶

部署令秦州曹琮兼管幹涇原路兵馬公事准備分擘秦鳳閑兵互相策應其沿邊堡寨除自來係大寨廣屯兵馬之處外其餘孤小寨柵斷自朝廷專委經畧部署司須得移那兵馬分食舊積糧草無使餘羨然後併兵入城只留人員兵士三二十人以爲斥候量事更差弓箭手防護所是沿邊路分都監都巡檢等闕額卽於諸班新換右職臣僚內選差催發其河中府同州郡署鈐轄別差稍知邊事臣僚克替魏昭昞王克基所有沿邊州軍招置蕃落保捷等指揮多是本土勇悍之人只爲拘定等杖失人甚多亦乞速降指揮催促招收但以人材壯勇堪任披帶者克今後更不拘等杖愚短所見願蚤財擇上皆施行之

韓魏公集卷之十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家傳

五月以忠武軍節度使夏竦為陝西馬步軍都總管經畧  
 安撫使開府於永興軍命公為樞密直學士范仲淹龍圖  
 閣直學士並陝西經畧安撫副使同管幹都總管司公事  
 公陳用兵練卒之策曰沿邊總管鈐轄下指揮使臣甚眾  
 每禦敵皆臨時分領兵馬而不經訓練服習將未知士之  
 勇怯士未服將之威惠以是數致敗衄昨諸班中選武藝  
 優者為寨主監押然拘於一城未能各適其用欲下陝西

都總管司擇所試中人鄜延路十五員環慶涇原秦鳳路各十員爲逐路教押軍隊分逐州禁軍各令主之以士卒所習精麤禦敵勝負重行賞罰如此則兵之勇懦者得以悉諳又有賞罰驅之必各思奮身復免主將爭占精兵專爲已衛也自古臨敵取勝必有奇兵若併力出攻則所向皆潰今兵卒非無驍果膽力出於儕類緣分在逐指揮每指揮不過三二十人與中常之兵混而爲一禦敵之際勢分力寡多爲懦卒所累雖欲挺身奮擊其可得乎欲乞委臣與范仲淹龐籍等分路於屯駐駐泊并本土廂禁軍內選馬上使鋸刀槍槊鐵鞭鐵簡棍棒勇力過人者爲平羗

指揮以五百爲額其衣糧加龍衛而立驍捷之上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兩指揮本路士兵一指揮屯駐駐泊兵士一指揮鄜延路屯延州鄜州環慶路屯環州慶州涇原路屯涇州鎮戎軍秦鳳路並屯秦州若已請龍衛已上請受者卽以爲節級若後來闕人卽選試殿前馬步軍司龍衛以下諸指揮武藝有勇力者補填之本路士兵止選於就糧指揮其選中屯駐駐泊兵士聽三年一代仍令諸州軍揭榜以募投平羗者送經畧司揀試給禁軍例物外別給錢十千絹十匹無馬者并馬給之詔從之八月上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入內都知王守忠賞手詔督出兵攻

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與兵尚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歲月平之使既還九月十四日賊寇鎮戎軍本路都監劉繼宗等戰敗於三川寨官軍陷沒者五千餘人公奏曰時涇州駐泊都監王珪屯瓦亭寨率援兵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諭軍中曰此死地也不可不用命乃揮鐵鞭進鬪賊衆披靡珪中三矢而還番賊留軍大掠三日知涇州鈐轄郭志高率大兵趨三川賊乃退三班借職郭倫固守定州堡得不陷劉璠堡本軍指揮使散直王遇弓箭手都虞侯劉用以事急出降遂并陷乾溝乾河趙福三堡然繼宗來權本軍方一日而李緯等未曾經歷行陣倉卒出戰而士卒

畏怯遂至退衄使黠寇恣行殺掠而歸其劉繼宗李緯王秉望特免推鞠不以敗兵馬多少計罪但量其情之輕重等第削官或更移降差遣以責後效王珪以孤軍千餘當鋒血戰所殺賊兵不少既被重創次日尚求益兵出戰人皆服其勇節雖所亡數多蓋衆寡不敵欲望貸其敗軍之罪必能感勵奮身盡死爲報從之王珪仍賜黃金各馬上聞繼宗之敗又降手詔曰晁宗慤等回省所奏選差使臣教閱諸軍武藝召募土兵候稍成次第審度山川伺察虛實計討賊境庶無虛發及專務持重保邊待其作過卽覓便出奇痛行掩殺并欲直取和市等場務事今來朝廷相

度若只務守禦則不惟虛延歲月兼又耗費供億至如近日賊軍深入延州保安軍界圍脅金明寨并燒蕩熟戶族帳輸折兵馬陷歿使臣狡寇安然往來畧無畏憚卽又未見持重保邊待其作過覓便出奇痛行掩殺之效若言綏宥二州人戶不多徒有城壘却欲先取和市後橋等場務錢帛則去年曾打後橋亦無所得如此則守禦未驗攻討未期終用何術息此勞弊卿等旣膺重任休戚所同當須體認朝廷宿兵日久防慮非一速盡經畫早謀平定仍具進兵時月密切聞奏府中復議曰將在軍雖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稟算於朝廷乃畫攻守二策公與經畧判官

尹洙馳至闕下奏之唯上所擇上乃聽用攻策十二月遷禮部郎中入謝曰臣以邊防大議不俟召而至闕乃僥倖進秩何以逃清議力辭不拜詔鄜延涇原兩路取正月上旬同進兵入討旣而范仲淹乞存鄜延一路招納未行討伐而又沮議者不一事遂未決公奏曰累准詔問促令進兵及令分析向去有何方畧授與諸路卽委不誤事遂與夏竦參定攻守二策臣探知冬月昊賊未能舉動之際兼程赴闕求對進呈乞賜裁擇尋下兩地大臣商議只取攻策施行臣屢曾面奏茲事體大繫於安危若陛下決知可行兩地大臣主議不變或能集事今臣方歸本司而橫議

日騰朝聽已惑攻討之說比比劄下且朝廷舉大事大謀自當堅如金石無有回易時降詔旨激勵將士沮軍事者約古行法今乃深憂重慮必謂無成况鄜延路范仲淹意在招納更不出兵雖具奏聞乞依元策假若朝廷強之使進終是本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今已二月將半漸有暑氣必難進兵臣此來奉行成算非是年壯氣銳慮不及遠幸而求勝以誤國家誠以昊賊據數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老弱婦女舉族而行陝西四路之兵雖不爲少卽緣屯列城寨勢分力弱故賊始犯延安生擒二將屠掠無數者蓋劉平石元孫聚一路之兵拒之纔及九

千而已去歲秋末復有鎮戎之敗劉繼宗等分兵禦捍不滿萬人比援兵之至則賊已捷歸是則彼勢常專我力常散今中外不究此失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不敢與敵中夏之弱自古未有又未聞臣僚堅執守議以爲必勝之術者臣恐春失數寨秋陷數堡邊障日虛士氣日喪賊志乘此則有吞陝右之心加以興師以來科歛萬計民已大困配率不止去年秋稔尚窘急如此忽有水旱其何以堪臣近過邠乾涇涇等州所至人戶經臣有狀稱爲不任科率乞行減放內潘原縣郭下絲絹行人十餘家每家配借錢七十貫文哀訴求免國用削弱以至於



此緣轉運司計無所出臣是以不敢邀愛民之譽直行放免恐相矛盾上煩朝廷臣恐一二年間經費益蹙人情大騷師老思歸及期無代每慮至此臣難盡言望陛下省羣言之難一爲大事之當慎知其異議已沮師期且令諸路置辦軍須訓整兵馬俟及初秋若范仲淹招懷未見其效則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必須討擊卽乞斷在不疑尅日降旨則庶事已辦便可進兵朝廷終難之初攻討之議未決朝命未下因命環慶總管任福至涇原經制邊事賊復遣人叩延州請和公曰是知我欲大舉而爲款兵之計耳不然懈我邊防又將謀入寇乃戒諸路益嚴備不可弛公

乃行邊趨涇原謀者報元昊闕兵公度賊必寇山外卽徑趨鎮戎軍召諸將會議坐間報賊入界公乃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凡萬八千人使之擊賊以涇原路兵馬都監內殿崇班闔門祇候桑懌爲先鋒涇原路兵馬鈐轄崇儀使忠州刺史朱觀繼之涇原路都監禮賓副使武英又次之涇州都監禮賓副使王珪叅軍事將作監丞耿傳皆從公面授福等方畧仍指圖示之令并兵合勢自懷遠城趨得勝寨至羊牧降城出賊之後諸寨相距僅四十里道近且易糧草足供如未可與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就道公亦至城外重戒之旣行又自爲檄遺福等當

持重勿貪利爲賊誘也福自新壕外引輕騎數千趨懷遠城捧龍川過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司巡檢內侍劉肅與賊兵一溜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衆棄馬羊橐駝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亦踵其後薄暮福懌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爲一軍屯籠落川隔山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不使賊得逸去謀者傳賊兵少故福等輕之路旣益遠芻糧不繼人馬已乏食三日福等不知賊之誘也悉力奔逐至籠竿城北遇賊大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陣以抗官軍諸將乃知墮賊計勢不可留因前接戰桑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衝突自辰

至午陣動兵馬上山欲據勝地而伏兵自山背合擊而下士卒墮崖壑相壓者衆桑懌劉肅皆戰死賊分兵數千斷官軍之後福矢盡鐵簡挺身決鬪槍中喉而絕旣而賊并兵攻朱觀武英戰旣合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兵四千五百陣於觀軍之西而涇州駐泊都監趙律將瓦亭騎兵二千二百繼至珪屢出畧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賊兵益至步軍從東先潰衆遂大奔武英趙律王珪耿傳等皆戰沒軍士死者六千餘人唯朱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嚮縱射會暮賊引去與福戰處相距五里然福敗死不相聞也方元昊傾國入寇分兵爲四流會於好水川其一流

乃福所遇也賊不意逢鎮戎之軍欲奔所聚之地福亦不知賊兵數流素有期會之所故乘急追逐陷賊之大陣當是時賊兵雖勝殺傷亦相當故卽時拔寨出境山外居民堡聚得以安全者亦諸將死戰之力也公乃上章待罪曰臣罄所領將士以禦賊獨居孤壘之中日俟勝捷而福等不依臣指縱邀其歸路以致敗亡上挫國威願正顯戮御前以劄子付公曰卿訓勵邊師皆合事機但諸將偶失持重輕敵寡謀然其盡節死戰足謂忠勇亦卿獎勸所至勉更悉心極慮以圖來效倚任之切鑒寐不忘諫官孫沔輩乞置公大罪後夏竦得公所爲檄於福衣帶間上之會朝

廷遣翰林學士王堯臣陝西安撫時范公以檀咎元昊書亦降知耀州堯臣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邊疆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不可深責主帥朝廷知罪在裨將猶以言者止降一官二年四月遂授右司諫以職知秦州九月復舊官起居舍人公上疏曰臣三數年來將命奔走未嘗寧居自赴陝西纔踰年歲兩趨窮塞皆會賊至旣不能親冒矢石應機制變而但激勵將卒申明賞罰以晝繼夜實忘寢食所期立分寸之效以報陛下委用之意不幸天未助順諸將自用而有山外之敗卒被明譴志不克遂然尚有計慮豈敢以釋去重

韓魏公集 卷之十一 正誼堂  
責偷安循默猶冀陛下亦不以臣一失驅策棄而不用竊  
以西賊叛命以來言邊事者蓋以萬計皆人持所見獻忠  
於上而朝廷廣務聽納纖悉必行其間大抵欲保疆守境  
愛民省用者多矣所謂保疆守境者則曰賊衆我寡不可  
較力但來則收民閉壘示以持重郊野之外不暇救也殊  
不知承平以來左邊與次邊之民日以繁盛所居必近田  
畝有蓄積室廬之便樂土重遷自去年九月賊犯鎮戎軍  
之後經畧司專差籠竿城監押馬爲美勸誘山外之民入  
居城塞而競賂爲美終不移徙臣博詢其故則曰今細民  
家大率數口耕獲之時老幼皆須在野至於伐薪汲水

悉便其用既令人保城寨不唯無所居止兼薪水以來亦  
須市買以此甘在田野賊來方始逃避或則全家被擄又  
自環慶抵於涇原沿邊熟戶數踰十萬自來以官軍勢弱  
不能保全皆有去就之意竊謂若以見屯之兵爲保境之  
計則慮歲月之間邊民苦其屠掠盡徙內地諸族熟戶皆  
與賊合沿邊城寨數百里外田野一空唯存孤壘則歲計  
糧草何從而出以分散之卒禦專一之兵未知何時可息  
茲西賊旣知無後患則乘勝深入關輔根本不搖乎所  
謂愛民省用者則曰民爲邦本不可重困沿邊戍卒漸可  
裁減若但守禦不必兵多則可以省科歛之煩轉餉之苦

矣殊不知賊勢未弭邊害滋大日昃月削所傷益多斯皆利於近而局於遠顧其小而遺其大若爲國家長久之策則不然夫以祖宗之德業陛下之仁聖天下之事力而使小羌常遂併兵之一策不敢與較但謂彼衆我寡而爲感境棄民之計豈不惜哉臣所以盡忠憂國豈忍隱而不言今鄜延涇原環慶三路除駐劄防守兵馬之外可以各那一萬人聚於鄜慶涇三州臣今爲陛下計者莫若於鄜慶涇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畧將帥三員統領訓練預先分定部曲遠設斥候於春秋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賊來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

未是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種落或更築壘拓地廣招強人別立經制以助正軍熟戶有助賊者卽會兵密行破蕩諸族見此事勢自然無去就之意漸可驅使旣不敢爲亂則可以嚴青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逐路帥臣使行間覘賊則動靜先知遇盛暑那兵次邊就食糧草如此則三二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誠暫勞永逸之長算也或曰益兵數多豈可驟然招置臣謂揀刺士兵自有祖宗舊法在行與不行耳果行之又何難哉且士兵旣壯則沿邊拱聖龍衛雲武神騎及

神衛龍騎等軍應係創團東兵漸可代還以實京師爲強  
幹弱枝之固則內外安矣公又以本路兵備素少請益軍  
馬朝廷以諸處未可抽那難於應副詔公詳度以點到弓  
手選其少壯刺手背克軍或爲保毅弓箭手或別立名額  
速具利害以聞公奏曰有唐以前兵出於民而國不費財  
戰得其用者蓋軍令必行而尺籍有敘也五代多故法制  
不立乃募黥面以名正軍年祀寢久耳目習熟百姓更不  
知前代籍民爲兵但爲刺面給糧則甘死戰鬪聖朝因舊  
重改廣置禁卒以安天下以服邊疆亦隨時御世不易之  
良制也自逆昊寇擾西鄙乃於陝西黥民爲弓手以助防

守有警則起集無事則歸農武藝廢而不修禁約輕而易  
犯至有父子兄弟疎屬外親或則雇人應名更相爲代而  
官中了不可別每遇上州防托多是結衆逃避以此州郡  
徒有人數若倚以戰賊適足敗事臣是以累陳揀刺士兵  
自有祖宗舊法今或只刺手背及克保毅弓箭手名目終  
是與民不殊請以秦隴州鳳翔府弓手黥以爲禁軍人給  
刺面錢二千無用例物詔陝西弓手揀克保捷指揮仍給  
招軍例物命旣下朝廷復檢會公前奏令如公請例物不  
給公曰揀刺士兵人皆知爲當今之利無敢爲朝廷發明  
者慮生事已有責爾臣不避數十萬戶之怨捐軀建言幸

已衆情帖然今數十萬人所得之物又以臣一言罷豈不  
取怨益深欲使總此新兵禦寇立事豈不難哉願給例物  
如前詔從之後轉運司言刺保捷軍凡一百八十五指揮  
前此朝旨創募人爲強壯公恐民情驚擾請止以招弓手  
爲名人心遂安得數甚廣雖爲一時之便然弓手終非正  
兵之比難責征戰及刺爲軍所利至大公以秦州東西草  
市居民軍營僅萬餘家皆附城而居無所捍蔽絕塞之地  
豈不防慮因請築外城凡十一里計工三百萬自十月起  
役而至正月城成賜總役官吏金帛有差劉渙乞於古涇  
州起立文法修營城池收買質帳若成此事則洮河一帶

蕃部可以照管朝廷下此議於公公奏曰秦之寧遠寨西  
至古涇州八十餘里其間皆熟戶住坐今於百里之外建  
一孤壘未見其利洮河一帶生戶從來部族星散各立頭  
項依附險要不相服從不能爲邊鄙之患今招撫近邊蕃  
部資用已廣其遠地生羗悠久所費豈易支哉詔於永寧  
寨以官舍五十間給喃厮羅收貯財物公曰使外人居邊  
城非便未敢奉詔詔曰喃氏已有謝表不可失信致於生  
事兼不與屋宇亦不絕秦州往來可於閑慢處修蓋常關  
防覺察之公曰秦州居常蓋暫往來今旣許置舍貯財必  
常留人主守豈能旦夕防察使朝廷舉動皆知况契丹元

韓魏公集 卷之十一  
吳亦未嘗沿邊給屋昨楊勤等至龜茲一行皆鑠之於館  
我使至喃氏在驛亦禁出入遠蕃於中國尚備慮如此防  
微杜漸不可忽也官舍勿給爲便從之公言今之試武藝  
弓弩惟務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其左右斫駮腰躬腦  
躬一綽筈子放數箭之類乃是軍中之戲又馬槍止試左  
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否皆非實藝而使臣軍員緣此例  
得拔用故諸軍亦循守常法而無所更以此臨陣對寇罕  
能取勝臣嘗熟思之縱得武士挽三石力弓踏五石力弩  
不能射規則與空手無異嘗閱武部式見唐取人皆較實  
藝今定凡步射弓弩於四十步內各射箭十弓一石五斗

以上七中爲第一一石二斗以上五中爲第二九斗以上  
三中爲第三弩三石五斗以上八中爲第一三石以上七  
中爲第二兩石五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射鹿子或笋  
椿各箭十弓一石以上八中爲第一九斗以上七中爲第  
二八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上使槍左右十刺得五中  
木人爲及等馬上鐵鞭簡棍子雙劍大斧連柳之類並是  
一法每兩條共重十斤爲及等但取左右實打有力者爲  
中馬槍鐵簡俱及等爲第三步刺槍步斫劍卽勝者爲第  
三馬上盤鋤刀木槊五十斤以上勇力過人者爲第一以  
上若一件入第一請優與遷擢入第二恩澤次之入第三



量材錄用如二件以上入第一三件以上入第二四件以上入第三並槍簡及等與不次獎拔詔送樞密院行之慶曆元年十月朝廷於四路置帥主泐涇原路范仲淹環慶路龐籍鄜延路進公禮部郎中仍舊職知秦州兼秦隴州鳳翔府階成州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兼經畧安撫泐邊招討等使管幹本路糧草兼本路管田使又以殿前都虞候廣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李昭亮爲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公言昭亮本貴家子生平未識行陣今備邊方急豈宜居是任詔徙昭亮永興軍總管公以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歿其所從之兵衆不可一槩問罪今不立法制他

日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存亡爲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以必行請諸路總管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帥陷沒者並斬從之吐蕃族帳四路惟秦號最盛雖藉以爲籬障然久授姑息無畏服心泐邊熟戶多爲昊賊脅從公旣加慰撫有違叛者必舉兵討除之隴波等族嘗鈔邊已出師焚蕩未入漢謝罪又遣使詰問皆納子爲質而去公以恩威旣行乃遣通判尹洙詣諸族召酋首戒諭曰爾族可出人馬若干我閱視而籍之緩急禦賊當發符召爾等宜駐營於野以聽命一人不至納羊爲罰羊不至是慢令也率

師誅剪之獲賊首者進官增俸爲賞得蕃兵一萬三百餘人環慶路總管司奏得勝後陣亡軍員與退敗歿陣者恩澤一揆以此未便乞將得勝陣亡軍員子孫一依賞格酬獎其退敗陣亡者止推恩子孫一人詔令逐路總管司依所奏公奏曰將卒臨陣皆圖勝捷力有不敵戰敗而死人命至重爲國喪身臣子之忠無大於此旣已歿於王事豈以勝負爲言國家唯追崇虛名存錄孤子所以誘勸來者使之效命今邊臣讀此條貫往往傷嘆以謂一死報國更分勝負恐非朝廷激勵將士之術兼前記所載亦無此例若果須分勝負則傷中并孝贈亦合作兩等支賜理實未

便乞並如舊制施行從之范仲淹奏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永洛城亦爲之阻合策應軍馬由儀隴二州十程始到如能進兵修永洛城斷西賊入秦之路其利甚大詔公同諸路經畧司詳度以聞公奏曰永洛城通秦渭道路穿驀生戶幾二百里計其土功亦數百萬止可通二州援兵亦不能斷西賊入秦之路近築秦州關城方畢功尚有衝要城寨當修補者甚多未敢再勞人力今恐未能興永洛之役詔公更不興修

